

特写 | 一颗装上“中国芯”的种子

张惠阳 许春

高,卖相好,病虫害少,这是我们很多国产种子所不能比拟的。”

什么时候能打破瓶颈,给胡萝卜种子装上一颗“中国芯”?刘建家期盼着。

2019年3月,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的一位领导刘建家说:“中国农业科学院有位院士,要在晋江建个院士专家工作站,你要不要试一试?”刘建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

说干就干!刘建家马上“飞”到北京,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著名蔬菜遗传育种专家方智远。一见面,刘建家就说:“方院士,能不能搞个国产的胡萝卜种子给我种一种?”

无巧不成书的是,方智远院士和他的遗传育种团队通过近20年的努力,精心培育出一批蔬菜优良品种,其中就有自主研发的胡萝卜种子。方智远答应跟刘建家合作,让刘建家试种并进行推广,条件是,“要让农民得到实惠,种子不能卖太贵。”

回到晋江,幸运的是,刘建家遇到了彭雪娟。彭雪娟是厦门人,也是一位晋江媳妇。她可是科班出身,研究生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,念的就是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。彭雪娟说,念书时,导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,“要把种子的自主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”。这话她一直铭记在心。

共同的“中国芯”种子梦想,让刘建家与彭雪娟成为创业合作伙伴。2020年6月,福建省福禧种子有限公司成立了!一支专业的蔬菜选育团队也在晋江组建起来。

在福禧种子的胡萝卜试验田里,种上了一批寄托着无数人希望的国产胡萝卜种子。“我们至今已陆续试种了300多个国内自主研发的胡萝卜新品种,希望从中找到一个适合闽南气候、土壤等条件的优质胡萝卜新品种。”彭雪娟说。

筛选种子的过程繁琐而又艰辛。其间,作为方智远院士遗传育种团队胡萝卜课题组负责人和福建省“科技特派员”,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庄飞云多次到晋江,与彭雪娟为首的晋江选育团队,在田间地头,夜以继日地忙碌着。

一颗种子脱颖而出。“它在整个生长过程中表现比较好,比别的种子发芽要早,出芽后活力更强,健壮率、生长势、抗逆性和抗病性各方面俱优。”彭雪娟对这个新的胡萝卜品种不吝赞美之辞,她把它命名为“禧红202”。

之所以取这个名字,彭雪娟的解释是,“‘禧’谐音‘喜’,表达了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喜悦之情;‘红’,希望它能红红火火,给农民带来丰收。”

“禧红202”,这是一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晋江自有品牌的国产优质胡萝卜种子,它打破

了进口种子对我国胡萝卜种子市场的垄断局面,在农业领域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。

2021年秋季,刘建家尝试着种植了500亩的“禧红202”。没想到,种出来的胡萝卜,一上市就在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。来自天南地北的电话,纷纷打到晋江,表示要引种。

“这个‘禧红202’,不仅甜度适中,清爽可口,而且生食少渣,可果蔬两用,尤其适合榨汁,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。”刘建家道出了“禧红202”受青睐的原因。

而在彭雪娟看来,“禧红202”跟进口种子比起来,在产量和抗病性等各方面,一点都不逊色。尤其是它的价格,比进口种子便宜多了。“我们的价格是一罐种子1500元,而进口种子是5000多元。选种‘禧红202’,可以把原本依靠进口种子的每亩胡萝卜种子成本,从2000多元降低到600元,这对胡萝卜种植户来说,无疑是相当合算的。”彭雪娟说,“之所以把价格定得这么低,是我们始终忘不了我们的初心,那就是要服务农户、振兴乡村、造福社会!”

今年,在晋江,“禧红202”开始了规模化种

植的历程。有7家农场规模化种植了“禧红202”,种植面积达1500亩;加上河南、河北等地农户的引种,“禧红202”的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。对彭雪娟,刘建家和他们的福禧种子团队来说,这是个良好的开端。

对于未来,彭雪娟信心满满,“3年至5年后,我们将力争‘禧红202’在国内推广种植的面积达到5万亩以上。”而在她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愿望,不让进口种子独占胡萝卜种子市场,要让“禧红202”红遍大江南北,并走出国门。

彭雪娟说,今后,福禧种子公司将配合方智远、庄飞云团队,进一步进行科技攻关,在“禧红202”的基础上,持续优化、提升,培育出性状更好、品质更优、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胡萝卜新品种,助力我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而“禧红202”和即将接过“禧红202”大棒的新的国产优质胡萝卜种子,就孕育在彭雪娟和刘建家身后那一片郁郁葱葱的试验田里。透过那一根根缠绕多姿的绿色枝条,我们仿佛看到一颗颗搏动着的强劲的“中国芯”,而在它们上面,披着一抹鲜艳的“中国红”……

| 开卷

以诚写城,笔随心至 ——评林轩鹤《泉州传》

周培尧

从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、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。在“读城”已成为一门显学的今天,要为泉州这样一座多元文化包容的世遗之城著书立传,史料之庞大、素材之浩大可想而知。林轩鹤所著的《泉州传: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》,在浩繁的资料中以举重若轻的笔力,让我们读到了一座城市跃然纸上的独有气质。

《泉州传: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》是中国外文局重点出版项目“丝路百城传”系列丛书之一,作为首部全方位展现“海丝”起点城市泉州风貌和风采的传记,该书也成为泉州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一周年献礼之作,可谓别有意味。

在“一带一路”视野下,《泉州传: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》有宏观的叙述,也有局部的细节;有翔实的史料,也有生动的故事;有璀璨的历史,也有当代的新貌;在娓娓道来中为读者展现出泉州千年的荣耀与今日的芳华。该书首章以“一座与水相伴相生的城市”铺展开来,连缀起的不仅有“海上丝路起点刺桐港”“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这样厚重绵长的历史钩沉,亦不乏古街巷、古建筑和泉州美食这般细腻的笔墨精描。可以说,这既是一本泉州的传记,更是一本泉州的百科全书。

《泉州传: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》全书基本上采用散文笔法写就,时时处处体现作者的所见所闻,巧妙地将泉州的悠久历史、灿烂文化和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融合在一起。令人欣喜的是,该书没有简单地进行史料铺陈与素材堆砌,字里行间充盈着作者的巧思与丰沛的情感投入。在开篇第一章写到“泉州沿海大通道”时,作者就以灵动且富有诗意的笔调写下了“面对无垠的苍穹,面对浩渺的大海,我站在暮色的岸边,仿佛站成一棵独自怀想的树”这样韵味悠长的佳句,令人一唱三叹。

在城市历史的书写中,将笔墨用在城市的历史变迁上,将叙述放在城市的空间描摹上已是常态,“人”的缺失往往成了一种缺憾。而《泉州传: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》一书,则于城市历史的宏大叙述中,展现出不少个体的悲欢唱和。在该书中,除了朱熹、李贽和郑成功这样声名赫赫的人物外,也能看到许多具体而微的鲜活个体。如在《泉州“番客”下南洋》这一章节中,作者记述了可歌可泣的泉州版“与妻书”,其主人公就是上世纪40年代投身抗日,祖籍为南安市省新镇的新加坡著名华侨林谋盛。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,都让阅读者在泉州城市历史的细微之处,听到生命温暖的回响。

城市传记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属性,二者之间的边界如何把握,调性如何中和,往往是考量一部城市传记写作优劣的标尺。在这一方面,《泉州传: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》无疑是成功的,这与本书作者林轩鹤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。作者本人以诗歌成名,更擅写散文,加之三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,让他写作《泉州传: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》时能有别于一般的文人写史方式,能够真正深入城市肌理去探寻泉州这座城市的历深度与人文温度,并赋予作品更开阔的视野、更冷峻的思索。

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:“泉州是一本书,是一本用漫长而曲折的海丝文化线装而成的史书。泉州,一座城,连同昔日的沧桑与辉煌,连同今朝的开拓和崛起,一起穿越数千年时光,横亘于海上丝绸之路恢宏的史册上。”作为泉州这座城市的城市的书写者,作者林轩鹤无疑是真诚而热烈的,而作为阅读者的我们,亦是幸运的。特别是在泉州申遗成功一周年后的今天,当流量与关注度汇聚于这座异彩纷呈却安静如斯的千年古城时,《泉州传: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》这样一部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书籍,给了更多人以冷静的视角,去真正读懂泉州的过去和将来。



彭雪娟与刘建家在试验田察看胡萝卜长势。

老妈是“社牛”

脸谱

张培坤

我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自以为是地认为小学都没毕业的母亲跟不上时代。受过高等教育的我,很不能理解母亲那种没滋没味的性格。我不止一次跟母亲说过,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,母亲总是一笑了之。搬入新的小区前夕,我郑重地跟母亲再三叮嘱,城市可不比农村。

可就是这样严防死守,乔迁的第一天,还是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。就在半夜,妻子突然慌张地把我叫醒:“妈怎么还没回来……”“她不是去跳广场舞了吗?”我打着呵欠,迷迷糊糊地说。我知道,妈在村里一直都是广场舞圈的“扛把子”。之前娃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,因为跟我们一起住在学校里帮忙照顾娃,没有舞伴,母亲便一直把她的这个爱好按捺着。

搬到新家后,母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,我们小区金街篮球场旁有一大群跳广场舞的,顿时就像“久旱逢甘霖”一般欢喜。吃过晚饭,便兴致盎然地去寻找她的组织去了。

“可是现在已经十点半了。”妻子焦急地说。“啥,十点半了?”我惊醒过来,看了下手机。掐指算了下大妈们的作息规律:七点半音乐响起,按两个小时的运动量,九点半也早该结束了。现在距离常规结束时间,已经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,按道理也该到家了。

会去哪里呢?会不会迷路了呢?会不会遇到坏人?会不会身体不舒服?……那一瞬,各种设想中的场景就像幻灯片一样,在我脑海里快速地切换。“会不会到大姐、二姐家?”她说,“有可能,有可能……”我赶紧挨个给姐姐们打电话。“没有啊!”“没有过来哈。”两个姐姐的回答近乎一致。会去哪里呢?关键是母亲手机也不带,就扔在客厅里。就在我准备把“幻灯片”再切换一遍的时候,妻子说:“不然先到小区楼下找找看,会不会在和谁聊天?”

这种可能性极大,以我对母亲性格的了解。我突然想起来,以前读书的时候,有次她六点出发买菜,结果到了八点半还不见踪影。后来据她解释,原来是路上遇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,两人就最近的“琐事”,简单地交流了一个多小时。

可是她不是今天才到小区吗?哪里会有认识的朋友呢?带着疑问,我还是先到楼下一探究竟。

就在我焦急地冲出大楼门禁的时候,在中庭的拐角处,我听到了那熟悉而亲切的女高音。母亲正和两个抱着小孩的大妈,不知道就什么话题聊着,中间不时还夹杂着几声爽朗的笑声。看到我,她很自豪地对着大妈们介绍说:“这是我的儿子。”然后指着大妈们说,“这些阿姨也都住在小区里。”“你们好……”我勉强挤出笑容。“我儿子在中学工作,是个老师……”我赶紧打断她。“妈,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?”“我没带手机。”“十点半了,你不困吗?”“这么晚啦?跳完舞,这边很凉快。我就和这些阿姨聊起来了。”

我的天啊,虽然妈妈亲口验证了我和妻子的猜想,我还是觉得很神奇。妈妈、阿姨们,你们不久前还是陌生人吧,你们是如何做到如此和谐地聊上一个多小时的?母亲啊母亲,我都跟你“三令五申”了,你怎么和谁还是都推心置腹呢?

就在我觉得有必要和母亲就昨天的事好好沟通一下的时候,第二天晚上,母亲跳完广场舞,我听到她很热情地和谁在通着电话。不听不知道,一听吓一跳。原来她老人家只用了两天的时间,就已经从广场舞圈,跨界到了志愿者圈。她没来帮我们带娃前,其实一直都是老家漳州一个义工团体的组织者。今天下午去幼儿园接娃的时候,不知咋地和一起等候的大妈们接上了头。大家就当前社区义工工作如何更好地开展,达成了高度的一致,双方还亲切而又友好地互换了联系方式。

所以她现在摩拳擦掌着,准备利用白天送完娃比较空闲的时间,继续发挥她的光和热。如果社区有需要,就和她刚认识的小伙伴们,一起去参加社区的志愿服务。听到这里,原本准备好的那些“强硬”的说辞,一下子全都变得软弱无力。那一刻,我不仅佩服母亲强大的社交能力,更禁不住反思:到底是母亲太单纯,还是我把这个世界想得太复杂了呢?

第一场雪……

蔡亚璇

走出教室,路过操场,眼前一亮:飘飘洒洒的雪花,密密斜斜的小雨,不知是雨伴着雪,还是雪携着雨,轻盈地,无声地,悠悠飘落。蒙蒙雾气中,孩子们不打伞、不戴帽,在湿漉漉的操场上欢腾地嬉戏着。

我不禁伸出手,可是落到手心的只是小雨滴,雪花飘哪儿去呢?

我禁不住再次伸手……一旁的孩子们见状围过来:“老师,你在干嘛呀?”“老师,这是雨夹雪,有些雪花飘着飘着变成了雨滴。”“老师,这雨夹雪落到地上瞬间就变成水滴,雪下大点,更好看!”“老师,下大雪时,可以堆雪人、打雪仗,那才好玩呢!”

质朴的童音盖不住我内心的欢跃,可爱的孩子们哪里知道,一场他们看似平常的小小的雨夹雪足以让南方人欣喜不已,更何况这是老师援宁支教遇见的第一场雪呀!

虽握不住飞舞飘落的雪花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,一步一回眸地走向办公室。走廊上碰到一同事,我忍不住兴奋,停下脚步告诉她:“下雪啦!”“今天气温不是很低,这仅仅是雨夹雪。”她淡淡地回了一句。见我一脸兴奋似乎意识到什么,又回过头说:“再过几天,气温更低了,你就可以见到大雪!”“嗯嗯!”我乐呵呵地回办公室想跟大家分享,只见

大伙儿个个都很淡定,依旧忙乎着手头的事儿,或改作业,或伏案写着什么,对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毫不在意。

是啊,对于北方人来说,雪早已融入生活,他们早习以为常。或许对他们来说,下雪,压根就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。

这不由让我想起——

那天,跟同事下乡,一路都是景。广阔的田野,连片的树丛,茂密的野草,浩瀚无际。我盯着窗外不放,不时拿起手机隔窗狂拍。同事打趣说:“有这么美吗?我们天天路过,都看腻了!”“停车,停车!”“哇啦!”同事焦急地转过头,紧张地问,随即急刹车。我兴冲冲地指着窗外那无边的田野,同事立马会意,于是我下了车。茫茫的原野,虽没有夏日的绿意,没有金秋的丰硕,但那种空旷、那种无尽的延伸感,让你忍不住拿起手机横拍、竖拍,远景、近景,无一落下。直到拍得心满意足时,才发现一位在荒地收拾杂草的阿伯投来不解的目光。开车路过的位先生摇下车窗嘀咕着什么,只听到同事笑着回话:“她是福建来的!”我疑惑地望着同事,同事看了我一眼,似笑非笑,小声说:“他说……这,有什么好拍的!”瞬间,我不好意思地笑了,同事也爽朗地笑了。

(作者系福建援宁支教老师)

冬日寄语

洪莉莉

冬有冬的来意,寒冷如花。
花有花特有的香气,冬日却有一把回忆。
岁月如梭,往昔再美终究回不去。
但,印刻在心底的记忆,从来就没有抹去。
如同你散的空气,伴着呼吸不能自己。
由不得你,挥之不去。
冬日,带给你,丝丝寒意!

时间也许会冲淡记忆,但更多的是感悟和反思。
冬日暖阳里,品一杯咖啡,捧一本书,赏一树桂花,数几朵白云,吹几缕寒风,感人生不易。

晨曦斜照被,阳光洒满一地,泛起久违的温馨和暖意。
竟然莫名爱上冬季。或许,人给不了的温情,那一件件羽绒和大衣足够帮你抵御那逼人的寒气。又或许,人给不了的温暖,那一床厚重的棉被,还有那一窗柔和的阳光,更是给予你万般的柔情。

此刻,书香、花香、咖啡香,弥漫满屋。时光恰好,阳光正好,遇見了更美好的自己。

蒋勋老师说过:如果有一天,你发现阳光照在浦东玉兰花树是如此之美,那证明你此刻是从容和惬意,因为美从来都是奢侈的。

寻寻觅觅,跌跌撞撞。

今日遇見奢侈的美,就在南方的冬季里!

心曲

| 心曲

今日事今日毕

苏水梅

记忆中的老屋,奶奶在就寝前总会做一件事,把挂在客厅的日历撕去一页。奶奶用的是老版的那种日历,每天撕一张,一本360多张撕完了,一年也就过完了。比如,今天是18日,明天是19日,临睡前我们家的日历显示的就是“19”。小的时候,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如今到了接近知天命的年纪,才渐悟出:奶奶是要通过这个充满仪式感的举动,向我们传递“今日事今日毕”的理念。

掐指算算,奶奶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了。在老家那座老房子里,哥哥、妹妹和堂哥、表妹等小朋友都能自由安排自己的游戏时间,只有我,总是被奶奶“管着”做家务。我必须把一大盆的空心菜择好,择好的空心菜的标准样式是一叶一梗。长大一点后,当我看到别人家把长长的空心菜用菜刀三下五除二切成小段时,我在心里着实犯了好一阵子嘀咕,为什么事情可以如此之简单,可是我的奶奶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地要求我那样做呢?当我回家问奶奶,“为什么我们家的空心菜不是洗好码放整齐直接放到案板上切?”奶奶的回答是:“那样没有口感。”

呜呼,那时那刻,我曾经觉得我的奶奶是那么的不可理喻。

又比如,奶奶有时候会让我把爷爷睡的枕头里的棉絮一点点、一点点地撕扯开来,然后放到太阳底下晒。显然,这也是一项费时费力的“浩大工程”。只是与择空心菜相比,这件事情的频率低得多了,而且奶奶也更有“诗意图”。所以我似乎不曾对撕扯棉花产生过太大的反感,还在初学写作的时候,把撕扯棉花的漫长过程,写进一篇散文,并因此而被表扬“细节生动、有真情实感”。

人过不惑之年,许多往事会突然扑面而来。在家洗碗、擦灶台的时候,我会禁不住感慨,当年奶奶为什么会整天围着灶台转。想当年,家里大大小小有十口人吃饭,加上寄养在我们家的表妹、表弟都还年幼,奶奶既要负责买菜、做饭,照顾我们,还要养鸭、喂鸡,收拾屋子;每逢节日,奶奶还会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美食,甜点、麻糍、咸糍、发糕、仙草等。遗憾的是,等到懂得换位思考的年龄,剩下的是略带酸楚的回忆了。

后来的我们,渐渐羽翼丰满,也先后离开老屋,离开奶奶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外出求学的那些年,我总是坚持做事不拖延,能马上完成的事情就